

長松茹退序

慙慙子不知何許人其應物之際多出入乎孔
老之樊然終以釋氏爲歇心之地其所著書曰
茹退者乃自貶非暴耀也夫何故立言不難難
於明理明理不難難於治情能以理治情則理
愈明理愈明則光大故其所立之言天下則之
鬼神尊而訶護之慙慙子自知不能以理治情
以飲食不節而致病生復不畏死猶妄著書譬

如牛馬不能力耕致遠枉費水艸之餘唯所退者存焉耳名其書曰茹退不亦宜乎雖然迫而後應與夫不扣而自鳴者不可同日語也潯陽有匡石子謂慙慙子曰石兄來慈構長松館於此有年數矣徒厯然於青松白雲之間且岷江濤生聲雜鍾梵境不可謂不幽也然未得高人勝士擊無生之磬震緣生之夢則夢者終不覺矣豈至

人之存心乎哉慙七子愀然久之曰敢不唯命乃長七松為牛馬焉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上

紫栢憨頭陀真可 著

雲間眉公陳繼儒

樵李寓公高承埏 校

憨憨子曰諸法無生何謂也心不自心由塵發
知塵不自塵由心立塵由塵發知知果有哉由
心立塵塵果有哉心塵既無誰爲共者若謂無
因烏有是處吾以是知山河大地本皆無生謂

有生者情計耳非理也故曰以理治情如春消
冰

憨憨子曰千年暗室一燈能明一燈之明微吹
能冥明暗果有常哉如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
者非常矣知此者可以反晝爲夜反夜爲晝而
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

憨憨子曰明暗無代謝謂有代謝者隨分別始
生也如分別不生明暗何在悲夫明則能見暗

則不能見是謂塵使識若識能使塵則明暗在
此而不在彼矣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憨憨子曰火性無我寄於諸緣外諸緣而覓火
性何異離波覓水者哉火性旣如此彼九大獨
不然乎噫道遠乎哉觸事卽真聖遠乎哉體之
卽神今觸事不能真體之不能神蓋分別性未
忘也無塵智亦未明也

憨憨子曰明暗生晝夜晝夜生寒暑寒暑生古

今脫離吾現前一念彼皆如石女生兒故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又曰覓心了不可得雖然了不可得依可得而有如無可得則不可得者曷能獨存哉

憨憨子曰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此古人之言也吾則不然衆人心中不許有如來藏夫何故凡聖皆獨立故譬如指屈伸正屈時伸何所有正伸時屈何所有一現前一不現固不同而全露

指體本無優劣故曰師子遊行不帶伴侶

憨憨子曰空外無色色外無空空今色兮根情而有外情而觀則空色奚寄故曰情爲化母萬物皆子母亡子隨乃自然之勢也或曰有可情化空豈能化憨憨子曰空待色有色化空殞此理之必然者也子何獨疑

憨憨子曰道不生虛則有形者何所置之人心不虛則無窮之善自何出焉故曰虛則能容能

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獨立而獨立者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堯得之紂失之也

惛惛子曰性變而爲情情變而爲物有能游而上之何物非性

惛惛子曰五行相生復能相尅天下好生而惡克殊不知外生無克外克無生故達者知生生克聞死不感知克生生聞喜不盈

惛惛子曰出者有隱者之心處者有出者之情皆惑也夫出而不決爲忠不徹處而不果是謂大惑噫大惑不除雖處於幽岩深壑之間何異市朝

惛惛子曰見水不能渡者以其無筏見空不能蹈者以其無翼然筏與翼皆屬於木木生於土由是而觀之是見土不能渡不能蹈也古之人有知於此者故能不筏而浮滄海不翼而履太空

惛惛子曰我不待我而待于物物不待物而待于我兩者相待而物我亢然故廣土地者見物而忘我略榮名者見我而忘物一忘一不忘何異俱不忘唯俱忘者可以役物我

惛惛子曰鳥能飛魚能遊然微空水則翼不可展尾不能動故野馬奔於遠郊長風游於太虛苟無肆足之地容怒之天則殆而已矣故君子之處小人若不能使之各得其所用而不棄則

君子聞道奚益於世

惛惛子曰待欲熾始乃治之何異一杯之水救積薪之火也唯爲之於未有所謂未昏而我本明未動而我本靜慎之可耳如明極則照生靜旁卽動起照爲昏媒起爲動引故聖人預知此乃設止觀之藥治昏動之病一朝病除藥廢則向我本明本靜者又不名明靜乃曰定慧者蓋不欲忘其復性之功也

長
木
子
曰
飲
食
男
女
衆
人
皆
欲
欲
而
能
反
者
終
至
於
無
欲
嘻
唯
無
欲
者
可
以
勞
天
下
可
以
安
天
下
下
慙
慙
子
曰
身
非
我
有
有
之
者
愚
也
破
愚
莫
若
智
智
不
徒
生
必
生
於
好
學
學
而
能
辨
之
非
智
安
至
此
故
曰
學
非
是
道
然
足
破
愚
愚
破
智
開
始
可
入
道
矣

慙慙子曰能病病者病矣從生以不能病病我
故病焉然病之大者莫若生心心生則靡所不至矣豈唯病哉故曰眼病乎色耳病乎聲心病乎我唯忘我者病無所病可以藥天下之病
慙慙子曰松本無聲風入濤生銅本非鏡鏡成
生明無情者有情者之待也無聲者亦有聲者
之待也不明待明明即不明聲即無聲情即無
情故曰有待無待者皆無自體唯是心建故達
心無我者雖處吉凶之域而吉凶不可得而惑

也

憨憨子曰無物不神不神有心心有而能無者無豈能醉哉無不能醉有不能昧可以顛倒天地有無萬物神耶非神耶

憨憨子曰刻木爲魚魚腹空虛以物擊之聲出于無無能出聲無果無乎聲從無出聲果有乎噫舉一類諸何物能愚

憨憨子曰有形至大者莫若天地無形至大者莫若虛空有道者知彼二者皆自心影響故見空不盲見形非形

憨憨子曰龍爲鱗虫之長孰不賓焉然長而有欲則人可以豢之豢之者犬豕也今龍亦可豢之豈真龍也哉

憨憨子曰介然有知唯施是畏此老氏之言耳曹溪大鑑則曰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則又若有知不乖無知也老乎曹乎同乎異乎吾不

得而知付之副墨之子俟來者辨之

憨憨子曰今有百人焉異口而同音使聽之者疑若一人焉嗟夫口異者情之所感也音同者性之所出也敢問性對曰音之前心之初唯無思者可以契同耳

憨憨子曰世人見畫鳥以爲非真見飛鳥則以爲真鳥也殊不知人借五行爲身析而觀之身則不有何況有人人既不有則畫鳥飛鳥獨能

有哉故曰真待假有假忘真隨忘若然者何真何假

憨憨子曰芻狗未陳錦繡飭焉旣祭牧豎踐焉夫芻之爲狗芻不增多狗復爲芻芻不減少由是而觀狗徒有名實唯芻也或者見芻則以爲薪見狗則以爲畜狗能防盜薪能傳火盜能殺人火能燒山一相因萬相因以至無窮竟不可以知識故曰一波纒動萬波隨

惛惛子曰學所以破愚也今有人于此不以學
破愚而以學周欲卽此而觀則聖人設教本在
藥衆人之病今藥生病則聖人之技窮矣故曰
醍醐毒藥也

惛惛子曰苴在瓶中春至則能萌芽人在欲中
覺生則能夢除故曰有大覺而後知有大夢也
夫大夢者併夢覺而言也夢覺則夢除覺覺則
覺除覺者俱除始名大覺焉

惛惛子曰莊周夢爲蝴蝶蝴蝶夢爲莊周此就
有心而言也吾則曰我夢爲山河山河夢爲我
此該有心無心而言也噫能有心能該有心無
心者果夢耶果不夢耶

惛惛子曰萬物本閒鬧之者人耳人而不鬧天
下何事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者非出有心也
惛惛子曰一盆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泰山滄
海也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

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于芥子矣待大而小則毛孔可以容乎虛空矣虛無形毛能容之况天地萬物者乎故曰毫厘非細間閔其內虛空非大廣容無外

憇憇子曰種松所以棲鶴也養鶴所以代風也故列子泠然乘風而遊於八荒之外返而失其故居猶謂在八荒之外也故曰道非有無豈可以方所求之哉道非遠近豈可以去來疑之哉

唯不求不疑者非上智則下愚矣

憇憇子曰心有真心妄心真心照境而无生妄心則因境牽起者也真心物我一貫聖不能多凡不能少妄心則境有種種或以有爲境或以无爲境或以諸子各偏所見爲境故曰心本无生因境有六合之外六合之內羅籠盡矣又老子以身爲大患身无患无而不言所以然之旨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则无身之所以然明矣夫

心本不勞形累之勞身遺則心無能勞之者心
果有平昔人有言全神者心將遺之况于身乎
故曰有心則罪福有主心忘主无雖有罪福孰
主之哉

憇憇子曰我心未起義路莫造故穷天下之辨
盡天下之義皆謂之以網張風剪龜之毛也雖
然善行者无足迹善言者无舌力如是言如是
行謂之不言而言不行而行不言而言者言滿
天下本无言不行而行者行徧天下本无行故
曰不行而至不言而信也

憇憇子曰衆人以爲高不過乎天厚不過乎地
故曰天高地厚无能匹者殊不知天地固雖高
厚亦有形之大者夫有形離无形形何所從无
形離有形无形誰明明也者有无一致之謂也
憇憇子曰勇而不義謂之暴仁而不明謂之倒
倒也者以小傷大之謂也唯仁不仁乃合乎道

惛惛子曰月在秋水春着花容雖至愚者亦未
有見之而不悅也殊不知外我一心則水无所
清月无所明春无所呈花无所榮知此者可與
言卽物會心之大略也

惛惛子曰生公聚石爲徒與之談涅槃大意羣
石皆點頭而肯之夫石本无心豈有耳哉无心
无耳於意則肯首於聲則能受肯之受之心耶

耳耶

惛惛子曰見欲忘身者乃欲重于身也見身忘
欲者乃身重于欲也欲重之人雖多才奚爲唯
聖人因其欲而用之終使之无欲焉重身之人
固能忘欲身爲欲本心則主之而不能忘心則
身亦欲也故曰唯忘心者則身无所勞

惛惛子曰蛇可以爲龍衆人可以爲聖今衆人
滿天下而登聖者何稀焉噫風行于上俗成于
下顧其鼓舞者何如耳如鼓舞者不得其人雖

聖人滿天下有若無也

憨憨子曰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此譚子之言也吾則曰影弄稚子不知爲稚子所弄譚言可以義求吾言難以理通譚兮吾兮孰先孰後孰智孰愚吾不得而辨且付之無辨子焉

憨憨子曰吾讀莊子乃知周非老氏之徒也吾讀孟子乃知軻非仲尼之徒也夫何故老氏不辨周善辨仲尼言性活軻言性死辨則失真死辨周善辨仲尼言性活軻言性死辨則失真死

則不靈失真不靈賢者之大疵也

憨憨子曰羊不知驢驢不知馬馬不知龍謂驢不能百里謂馬不能千里謂龍不能蜿蜒九霄是皆以已盡人者也夫人可以已盡則道可以力得矣何君至尊臣不得而獻之父至慈子不得而傳之耶故曰人不可以已盡道不可以力得唯舍已盡人者无情不盡無道不得也

憨憨子曰日高則羣陰自滅雲厚則杲日失明

今有人於此不以无生之水沃貪欲之火而爍靈焚和終无息矣

憨憨子曰晝夜之想夢之想想夢夢積歲成劫萬古一息或謂之延或謂之促延兮促兮有兮无兮唯離念者乃知此也

憨憨子曰岷山而至石頭從高而下也岷山如在石頭如在淵天上有水魚龍藏焉淵中有陸人物寓焉在上者不以陸低而設底脫之防

在下者亦不以水高而憂衝洗之患者命也業也故曰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常遷於國土憨憨子曰男見女喜悅女見男亦喜悅男女雖別而喜悅未嘗不一也噫喜悅之初有不累於喜悅者存焉人能知此則喜悅乃思无邪也憨憨子曰儉可以積福亦可積禍吾同衆人之儉非吾儉福必積矣如儉人而不儉已禍必積焉故曰同人儉者人雖餓死而不怨儉人而不

不儉已者人雖溫飽而不懷也

憨憨子曰少而不老老而不病病而不死則生者无媒矣生而不少少而不老老而不病則死者亦无媒矣噫死爲生媒生爲死媒譬如環輪端從何起故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或者橫生橫死耳

憨憨子曰吳人嗜鱸魚蓴菜燕人嗜駝乳牛乳蓴菜鱸魚牛乳駝乳味雖不同嗜无兩種鱸魚

蓴菜衆人以爲鮮駝乳牛乳衆人以爲羶噫如舌根不搖識不嘗味天雨甘露地產甘肥孰知嗜哉

憨憨子曰公之私之皆自心出公則天下喜之私則天下怒之喜則福生怒則禍生知福生於公而不能以公滅私者欲醉其心也

憨憨子曰制欲不難唯自重難人而能自重雖高爵厚祿不能動之果能昭廓不動至于動而

無欲則幾于聖矣古有節婦謂餓死猶勝生失節生猶死遂餓而死是以天下仰其遺烈如月在寒空也

憨憨子曰皎如青天忽爾生雲吾清淨心中念生忽然念自生耶固有生之者乎生而能返出而能歸者也生而不返浪流他鄉踰嶺辛苦朝之莫之弗得暫安如風驅雲雲雖无心茫茫不能已者風使之然也故曰境風浩浩獨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斷覺山之路山上有天誰得見之

憨憨子曰飲食之于人也所以資其生耳今有人于此不以飲食資生反乃傷之者蓋不節之過已飲食而能節之小則可以資一身一家大則可以資天下故曰智者能調五臟充而用之能調天下非誇也

憨憨子曰昔之人有力拔山者氣吞天下者人

在地上口在人面而能拔山山地也口亦地也
謂之地拔地地吞天下於理則無悖反是雖有
其辭乃過壯之耳

憨憨子曰天下以美婦人譬好花以好花譬美
婦人殊不知以人譬花以花譬人而能譬譬者
非花非人也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

憨憨子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南人解乘
舟北人解乘馬人物雖殊便常則一也故使農

人揖讓于明堂之上置縉紳於耕鋤之間久習
雖亦安之終非其常也是以聖人不以反常教
天下但以中庸教之者率其常而已矣常則久
久則遠遠生大大無不盡何必反常

憨憨子曰菴李芳濃遊蜂不待召而聚花落亦
不待遣而散殊不知花有榮悴而樹无代謝夫樹无

代謝則今日之零落安知不爲異日芳濃之本
與昔人有方受相印而貴震天下卽題詩於館

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噫
大悲菩薩手眼何多果乃一些瞞他不得良有
以夫

憨憨子曰開眼見山水合眼夢山水開眼所見
世以爲真合眼所見世以爲不真殊不知真與
不真離心無塵塵尚非有况山水乎哉

憨憨子曰聞鍾聲而能卜陰晴者耳聰英于人
者也過馬一見而不忘其毛色者目明雄于人

者也故世皆以爲極聰明之人也雖然合聰不
聰合明不明聰之與明果聰明歟果不聰明歟
昔人有言曰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
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有若然者
彼能卜陰晴之聰辨馬色之明豈真聰明也耶
憨憨子曰孟軻言性善荀况言性惡楊雄言性
善惡混夫言善言惡者是析一而爲二也言善
惡混者是併二而爲一也噫性也者非一非二

而一而二孰能析之孰能併之吾以是知析之者併之者皆畫蛇添足者也

憨憨子曰吾讀墨子然後知其非大悖于孔子者也吾讀楊子亦知其非各一毛而不拔者也今日墨子恃孔氏楊朱各一毛是皆不讀楊墨書者也楊墨骨已朽而不朽者寓于書然不讀其書而隨人口吻而安排假使楊墨不死聞其排語寧不捧腹而絕倒歟

憨憨子曰十習六交惡情所積果孰微報所以訓因也若夫十號具足萬德周隆亦善情所積果孰訓因也然惡積則受苦善積則受樂如一心不生萬法何咎人而知此則將善不敢恃况敢爲惡而甘受苦哉故曰善雖是美惡固非善善不藉惡則爲善無資矣惡不藉善則爲善無師矣今有人于此必欲逐盡小人然後天下始可治者豈聖人之心也耶

慙慙子曰火勝水水必成湯水勝火火必成涼是故易之泰卦貴權枉君子亦使小人各得其所也然聖人不病於臨而病於大壯者至泰且固守而不敢進噫非深憂遠慮者孰能知此慙慙子曰吾讀易然後知六十四卦本無常性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所以性之情之惡之好之凶之吉之循環無端變化無窮也

慙慙子曰中庸之未發卽易之未畫發而皆中

節卽之已畫或曰中或曰和或曰道或曰易中也者未發不昧已發之謂也和也者已發不乖未發之謂也先天謂之道後天謂之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成則易行乎其中矣外器而求易猶外卦而求爻也寧有是處哉

慙慙子曰深山大澤龍蛇生焉茂族巨姓善惡出焉苟不得有福慧者爲之長折攝於未有則

滅族殺身之禍將必不可免矣故曰一微涉動
境成此頽山勢

慙慙子曰禍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
禍之日真大福也豈待必得萬鍾然後爲福哉
慙慙子曰勤於善者不知善之所積甘于惡者
亦不知惡之所積善之所積以其不知福莫大
焉惡之所積亦以其不知禍莫大焉良以不知
生于所忽禍之始也知而勤之福之梯也故曰

忽則昧心知則不昧

慙慙子曰人之心慮整之則熱惱將自洗落而
漸入清涼之域忽而不能整則衆苦不召而至
矣至則雖遣曷若整之于未至用力少而收功
多耶故曰諸天正樂修羅方嗔是皆心慮弗整
被其所覆也覆則本心隱蔽非明而勇者心慮
豈易整之哉

慙慙子曰轉識成智非解圓而精於止觀者未

之能也夫佛性有三緣因了因正因是也緣因
不明了因不生了因不生正因難冥冥也者所
以復之也今有人于此欲復其性而忽了因欲
發了因而忽緣因譬如不穀而欲苗不苗而欲
飭安有是理乎文始雖言轉識成智而不言轉
識成智之所以然所以然不明是有名無實也
或曰敢問轉識成智之所以然對曰若能探釋
氏唯識之書乎若能探釋因了因正因之旨乎

曰未也將能之矣噫若果能之則轉識成智之
所以然乃在子而不在文始也

憨憨子曰老氏宗自然夫自然也者卽無爲之
異稱也無爲卽不煩造作之謂也若然者則聖
人設教將教誰乎何者以善旣自然惡亦自然
則無往而非自然果如此則衆人之希賢賢希
聖始從勉然而終至于自然之說老氏大悖也
故老氏但言其終而略其始之說行則蒸惡爲

善之教將戰而不能全勝矣夫始終一條也故
衆人希賢賢希聖此盡其始也聖希天盡其終
也盡始也者以理治情之謂也盡終也者復其
性也性復則向謂一條者昭然在前矣夫復何事
至此則知自然不自然俱掉捧打月耳

慙慙子曰吾讀文始雖愛其文章精潔光而且
曠也精則不雜潔則清而無塵俗習光乎其燄
不可掩曠乃包情冲流非淺識者可窺也雖然

精之潔之光之曠之其粗也不可精不可潔不
可光不可曠者豈精精潔潔光焉曠焉而能暴
之哉吾以是知不能暴者精而至于密者也故
其言曰聖智造迷鬼神不識不可爲不可致不
可測不可分強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者
亦密之之謂也

慙慙子曰饑飽無常法故飽可以治飢飢亦可治
飽非但飢飽可以相治生能治死死能治生死

若不可治則生生之道息矣生若不可治則生者不死矣今乃生必有死此天下之共見者也吾以是知生本無生死本無死而謂死生莫烈乎禍福者安知此

憨憨子曰般若總八部雄文六百餘卷若天風海濤音出自然文成無心可謂出聖之智毋陶凡之紅爐也而弘法大士乃束八部雄文成心經字無三百而顯密要領罄備之矣或者再束

心經歸一句使反約精求者習化心通則我法二空無勞舉足彼岸先登矣雖然二空之解未精而入神致用之機豈易發哉

憨憨子曰初心學者當先求精我空之解曰我之有我根于五蘊若離五蘊我本無我且彼聚而成我耶散而成我耶聚而成我聚必有散我豈真我散而成我我則有五聚散求之我終無我是謂我空彼五者初唯識變而有識如幻夢

精而觀之識化法無是謂法空二解既成依解起行當于愛憎榮辱之地死生聚散之場力而行之則又不在于解而在于行也

憨憨子曰吾讀楞嚴始悟聖人會物歸己之旨而古人有先得此者則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又曰我今見樹樹不見我我見何見楞嚴文字之妙委曲精盡勝妙獨出此眉山之言也憨憨子曰口腹累人陽物多事至于滅身敗國

亡家者豈少哉然得其機而制之不唯無益亦可證真不得其机而強制之非惟無益亦是致狂夫机者何噫心未生時心將生時心正生時心生已時机乎机乎果在誰乎知此則口腹絕長蛇封豕之貪陽物無星火燒山之猛矣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上終

長松茹退卷上

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下

紫栢憨頭虎真可 著

雲間眉公陳繼儒

校

樵李寓公高承英

憨憨子曰文始轉識成智之說但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所以成之說不明則義何由精凡義精乃可以入神致用耳雖然義有多塗豈易言哉性變而爲識識有多種曰含藏曰傳送曰分



別曰見色聞聲鼻香嘗味覺觸知法總謂之八
識唯含藏前五果轉非因轉也六之與七乃因
轉非果轉也然彼七識皆坐轉非行轉也行轉
也者唯分別事識之能事也夫何以故其量備
心所備故也合理之謂比謂比度而知知而不
謬於聖經合轍故曰比量不合則非量矣現量
也者初無分別照境無思也是以有志於轉識
成智者苟非精辨事識則轉識成智所以然之
說終不明矣吾故曰文始言其成不言其所以
成也

憨憨子曰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六合之
外昔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非不可
論恐駭六合之內非不可議恐乖五常之意今
釋氏遠窮六合之外判然有歸近徹六合之內
畫然無混使高明者有超世之舉安常者無過
聖之爭是故析三界而爲九地會四聖而共一

乘六合之外唯不受後有者居之六合之內皆有情之窟宅也能依者名之正報所依者謂之依報聖也凡也非無因而感皆因其最初發心爲之地有以緣生爲歸宿者有以無生爲歸宿者唯佛一人卽緣生而能無生卽無生而不昧緣生遮之照之存之泯之譬如夜珠在盤宛轉橫斜衝突自在不可得而思議焉故其遠窮近徹如見掌心文理鏡中眉目也吾故曰終天下

之道術者其釋氏乎

憨憨子曰正沐時以背示匡后子曰若見舌相乎曰不見噫見生不見善反不見豈惟非有舌眼有耳將毛與髮無往而非見矣

憨憨子曰本惟一觸了觸非性則謂之妙觸受觸所轉乃觸而已妙則失焉故曰妙觸宣明若然者則廣長舌相不在口而搖於身矣寧惟身哉待身者觸觸旣爲入妙之階則聲聲色色皆

廣長舌相也雖然苟非聽之于踵則音豈易領哉

憨憨子曰豎而趨者謂之人能豎者亦可以橫非有豎而非豎者惡能豎豎橫橫有知此者可與言性之似也

憨憨子曰一盆之水奚異滄海謂之盆謂之海者情而已矣如情忘則海尚不有何況于盆是特也昭然現前者盆乎海乎

憨憨子曰通紅而告我者熾炭也飄白而告我者飛雪也紅白雖殊告我則一耳色爲五塵之先先者能告則餘者寧弗告哉雖然非有目目耳耳以至意意者亦烏能領旨乎

憨憨子曰緣明有見是謂衆人不緣明能見是謂聖人然而鴟鴞夜撮蚤虱察秋毫晝則瞋目而不見丘山因暗有見明成無見又虎狼猫犬晝夜俱見則與不緣明之見何別嘻虎狼有待

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見故曰聖人處
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

惛惛子曰呼聖人聖人應呼衆人衆人應說者
以聖人之應謂之唯衆人之應謂之阿夫唯與
阿皆應而有不同者情也同者性也性與情相
去不遠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既近可以習
遠遠者獨不可習近乎吾以是知性本無常情
亦無常性若有常情何所生情若有常性何所

光光則員員則明明即覺也圭山曰統衆德
大備燦羣昏而獨照故名圓覺

惛惛子曰水有蛟龍山有虎豹樵者不敢入焉
漁者不敢浴焉以其有物故也知其有物而避
之不若忘我忘我物亦忘之故古之人能與蛇
虎爲伍而兩相忘者豈有他道哉

惛惛子曰風雨霧一耶三耶謂之一則風本非
雨雨本非霧霧非雨者謂之三非霧則風雨無

本故曰霧醒成風不醒成雨三卽一今一卽三
今三卽一三何所有一卽三一亦本無知此者
可與言一心三觀之理也

慙慙子曰鑿地可以得泉披雲可以見天地也
雲也情之譬也泉也天也性之喻也今有人于
此欲堅于地濃于雲且恣而弗制不唯傷生終
必滅性也

慙慙子曰孟軻排楊墨廓孔氏世皆以爲實然
是豈知孟子者歟如知之則知孟子非排楊墨
乃排附楊墨而塞孔道者也雖然孔氏不易廓
而能廓之者吾讀仲尼以降諸書唯文中子或
可續孔脉乎外通或有能續之者吾不得而知
也

慙慙子曰人身生蟣虱則怒其師我輒捫死之
殊不思大道爲身蟣虱天地天地爲身蟣虱萬
物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耳人能推其所自則知

長林苑選 卷一
離大道無天地外天地無萬物而所爲人者特
靈焉而已卽形骸而觀之蟣虱于人何異以爲
眇而捫之非忘其所自者孰能忍乎

慙慙子曰古皇徵慶喜曰汝心果在內耶對曰
心在身中曰果在身中者汝能見五臟六腑乎
曰不見慙然乃再徵之曰汝處室中見室中之
物乎曰見曰今汝言心在身中而不能見身中
之物法喻相待於理非通也喜窮於內必奔於

外殊不知內爲外待外爲潛根待潛根爲
待反觀見內爲中間待中間爲隨所合處待
所合處爲一切無着待皆徧計橫執緣待而立
七處也天機深者了內窮卽外窮虧一喪兩則
餘處寧煩排遣然後省哉

慙慙子曰八者可還皆前塵耳唯能見八者不
可還見精也卽此而觀則見精本妙萬物而無
累明矣今有人于此緣明則見不緣明則不見

此果見精之咎乎噫明了不立根本妙故眼可以聞聲耳可以見色也

慙慙子曰如喜怒有常既喜則終不能怒既怒則終不能喜以其無常所以正喜時忽聞不可意事隨勃然而怒正怒時忽聞可意事隨欣然而喜故曰喜不自喜物役而喜怒不自怒物役而怒嗚呼物奴我主我不能喜怒物役之而喜怒何異奴之役主而人為萬物之靈竟不能役物

終為物役可不悲哉

慙慙子曰吾身至微盈不六尺六尺在大化之間何異大海一漚然是身所託者猶多焉蓋以至微之身毛孔有八萬四千一毛孔中一虫主之吾飢彼亦飢吾飽彼亦飽吾為善彼皆蒙福吾為惡彼皆嬰禍故有志于養生者生不可輕如果重生先養其主王者誰主平生者也噫能主平生者果有生乎是以唯無我者可以養生

主生既無我生果生乎知此者可與言養生之道也

慙慙子曰智者老人以七喻譬五欲之無益于人也故其言曰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燄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學人思之亦如怨賊嗚呼一微涉動五

欲生焉五欲害人七喻作焉善能觀一微者則于因成假中了知五欲初無所從也夫何故未生五欲將生五欲正生五欲五欲生已四運精而推之則一非有唯一微之前者固自若也

慙慙子曰魚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如魚能知水人能知心魚果魚乎人果人乎是以滴水可爲六合之雲微塵可容萬方之利者非龍非聖人孰能爲之哉吾以是知爲龍不難

魚知水難爲聖人不難人悟心難故曰日用而不知者衆人也

慙慙子曰天地可謂大矣而不能置于虛空之外虛空可謂無盡矣而不能置于吾心之外故以心觀物物無大小以物累心心不能覺唯能覺者始知心外無物也故曰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于無心而起于分別

慙慙子曰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成部

部所以能詮所以然之說也所以然之說不則字字句句章章篇篇如虫蝕木偶爾成文豈有心乃蝕之乎虫既無心寧有義寓于文哉義也者心之變也如喜怒未發但謂之中已發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仁有仁之宜義有義之宜禮智信亦各有其宜如春宜溫夏宜熱秋宜涼冬宜寒冬而不寒則謂之不宜也是故會衆義整而不紊謂之理由理而行無往不達

謂之道由道而造乎歸宿之地謂之德德也者如得字成句得句成章得章成篇所以成部也慙慙子曰吾讀洪範乃知箕子聖人也聖人而不在位紂在位商亡可知已箕謂五福六極唯敬天愛民者天以五福應之反是則以六極應之由是而觀則報復之理因果之條釋氏未東之日而中國有欲治天下者未始不嚴于此也今謂因果之談報復之唱乃釋氏鼓惑愚者之

技豈君子所當道哉噫是說也不惟得罪于

氏亦箕子所當惡也

慙慙子曰畫花畫鳥非不悅目也如欲使之香使之鳴雖聖如神禹吾知其不能也今有人于此智不能周一身力不能縛一鷄衣之冠之而周旋揖讓非不悅目也然使之爲上治民何異使畫花香畫鳥鳴乎噫今花鳥滿目果能盡香且鳴耶

長林苑選 卷一
一
慙慙子曰水在釜中非火不能熱也種在土中非春不能生也愚在心中非學不能破也今天下學非不學也所學在于周欲而不爲破愚是以世喪道道喪世世道交喪之風扇之未已也噫扇之未已則將有不可勝言者至矣

慙慙子曰伊蘭之臭天下之至臭也而得旃檀薰之則可以爲香今謂下愚者終不可教何異伊蘭終不可使之去也如伊蘭得旃檀而薰之

亦可以爲香則下愚何獨不可教哉但教而倦爲難果能教而不倦則金石可貫人雖至愚知覺固有卽其固有薰之以教誨之香久而至于熟則其至愚之臭亦薰而成香矣故曰教而無倦惟聖人能之

慙慙子曰夜夢地裂將欲逝之逝前恐前裂逝後恐後裂逝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逝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旣春雪撲牕春夢頓

覺則牀前後牀左右地本如故裂何曾裂橫謂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徧計雖忘依他不忘猶夢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不忘豈真覺也耶

憨憨子曰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而欺人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不明所致也心旣不明則中無主中無主謂我能見能聞聰明特羣非愚而自欺者惡至此歟

憨憨子曰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耿之耿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耿人乃自耿也如我無心奚用耿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耿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懷道而遊于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憨憨子曰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

長松表道 卷一
三
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于敬哀出于憐
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爲男子豈
趨于天地之間使人憐我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
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憨憨子曰牡丹諺謂之花王蓋尊其艷麗之富
耳殊不知青松托根於白石之上當風霜凜冽
之時爲雲濤於萬木之叢使聽者低回而不能
去以爲海潮初鳴夫松鳴使塵心蕩然雷鳴能
使羣蟄頓醒鍾磬鳴能生人道心以此言之則
牡丹之艷麗惡能有青松勁節之風哉

憨憨子曰梅以香欺雪雪以白欺梅兩者各恃
其所長而相欺互不能降故酣戰不已噫天風
忽起雪捲花飛則向之所恃者安在故曰恃長
而欺人者不能終

憨憨子曰海有大魚背負萬山山有大獸尾占
千里衆人聞而不信茲請實之微四塵則大地

不有微三塵則大水不有微兩塵則大火不有微一塵則大風不有然地以水浮水以火浮火以風浮風以空浮空以心浮夫心也者萬物一體物我同根者也以此而言則焦螟可以負太山螻蟻可以抗雷雨魚大而背負萬山獸大而尾拖千里夫復何疑

憨憨子曰或謂古之民四今之民六而四六之中唯農力田士也工也商也僧也道也皆食於

農農一而食者五寡不能給衆所以天下日貧也士與工商既古有之存之可也且微士則官無繼微工則器用亦無繼微商則有無誰通故不可去彼僧也道也唯坐而蚕食於世何補去之可也游食者盡去不加稅于民國自富不分期於民兵自強富國強兵乃有國有家者能事豈可隨愚俗而不卽圖之嗟乎天道好生人道好爭爭則不足讓之有餘故文王之先徙國讓

夷周之所以興也子孫繁昌周幾千年既周之衰七雄五伯俱以富強爲能事戰攻不已勝敗無常以致周之元氣喪盡一旦併于秦秦復併于漢是時也天下無僧宗老氏者亦少食者不多于今而周之衰秦之亡復誰尤乎夫食者不患多多而能爲善則多多愈善善多慶積上天祐之六極不生五福長盈謂天下以此而貧此短見薄識之言也徒使達者捧腹絕倒耳且萬

法唯心貧富在業業善則享富樂業不善則受貧苦在上者能以此道風天下則人人好善而惡惡不待富強而天下自治矣彼謂食者多而農者少天下所以貧豈理也哉

憨憨子曰衆人愛富貴而惡貧賤所以富貴貧賤之累至于死猶不覺也殊不知富貴貧賤本是一條而一條之上強愛之強惡之豈理也哉故曰理有情無者聖人得之衆人失之噫得之

者雖死生在前直使爲一條况富貴貧賤乎

慙慙子曰死生根于有我有我根于無我若然者則有我乃無我之枝條也而善反者即枝條而求根本譬如瓮中捉鱉囊中探物耳奚難之有雖然衆人有我習熟無我習生熟而能生生而能熟非大明至勇者豈易之哉

慙慙子曰有我無我譬一指屈伸屈伸無常指無隱顯今有人于此見屈伸而忘指體則在堯而不能加在紂而不能損者終失之矣

慙慙子曰一條也者初本不遠在我日用中耳日用而不知者外物累之也殊不知物不自物待我而物我若能忘我物豈能獨立乎故曰唯忘我者不惟物不能累物且爲之轉也

慙慙子曰聖人衆人本唯一光然聖人不假日月燈之明直用本光自照所以處昏暗之中而昏暗不能昧也衆人則不然本光固有而不能

用反緣日月燈之明方始得見此明一謝則暗相現前是時也伸已指而不能見况見天地萬物者哉

憨憨子曰滄海無際水凝千尺一夕陽回水生微響則水復爲木可立待也吾觀復卦一陽生于五陰之下陽似不能勝陰然機在陽而不在陰則陰不勝陽多矣如初發心大士卽成正覺蓋衆人生于五欲火中一旦心發清涼非至明

大勇者孰能臻此故因該果海譬層水之初洋則知復水不久焉果徹因源蓋水離水無體故也噫水水似殊故質礙之與融通大相懸絕然離水無水離水無水知此者可與言雜花之大意矣

憨憨子曰老氏以爲五音可以聾耳五色可以瞽目介然有知可以惑我無知殊不知耳目無所有有因有身知亦無所有有因境有嗚呼身

心既有則死生榮辱好惡是非靡所不至矣大覺夫子教天下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而八者現前則身心並無所有身心既無則所謂死生榮辱好惡是非譬如片雪飛於紅爐之上惡得有哉然身心之執雖解而八者猶未滌除復教之以四塵觀四大前境觀分別心如天機深者卽了悟外四塵則四大無所有外四大四塵亦無所有外前境則分別心亦無所有外分別心

則前境亦無所有能所互洗物我蕩然是時也無身之身無心之心昭然在前矣始知形充入極大患莫能累焉智周萬物熱惱莫能焚焉駕四弘之輪乘十願之馬飛行無際碾窮色空盡使博地含靈頓躋正乃大士之能事也

憨憨子曰心本無我而靈故不可以有我求之亦不可以無我求之以有我求之渠旣無我豈不乖渠耶以無我求之渠旣靈然豈不乖渠耶

長松表道 卷一
既不可以有我求復不可以無我求則我終不
可得渠耶果如此不惟衆人絕希聖之階卽聖
人繼往開來之功可得而泯已但渠非有無可
求要在從緣會得故曰從緣薦得永無退失緣
也者如衆人以十惡五逆之緣薰之則渠發現
阿鼻之相乃至以人緣薰之聲聞大士之緣薰
之則九界發現之相皎如日星唯佛一人若不
以無作之緣薰之則渠且不能發現殊絕之妙

相焉由是而觀九界之相既循緣業發現今有
人于此能循緣業泝而上之則彼無我而靈者
不待召而至前矣

憨憨子曰宗儒者病佛老宗 老者病儒釋宗
佛者病孔病李既咸謂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
非愚則妄也或曰敢請治病之方曰學儒而能
得孔氏之心學佛而能得釋氏之心學老而能
得老氏之心則病自愈是方之良蒙服之而有

徵者也吾子能直下信而試之始知蒙不欺吾子也且儒也釋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實也實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噫能儒能佛能老者果儒釋老各有之耶共有之耶又已發未發緣生無生有名無名同歟不同歟知此乃可與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

懃懃子曰今有人於此能讀四庫書而約者不明書多奚爲夫約者心也心爲萬化之主反不能自信乃勤朽骨糟粕惑矣或曰敢問心所曰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如生心動念卽情也非心也噫唯明心者可與復性矣

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下

長松茹退跋

先是不佞將登匡廬道東林踟躕於虎溪之上
聞樵人相謂曰遠公蓮沼蕪沒久矣今忽生蓮
此何祥也不佞灑然異之意當至人如遠公者
出無何慙慙禪師果從皖山來潯陽蓋師先結
夏皖山家仲氏典卿聞而往禮焉至則已移錫
開先復往開先方接足私自慶幸謂不意像季
之秋得覲肉佛遂長侍左右自是遊棲賢過萬

杉吊黃龍未嘗不在側也居頃之師將禮馮茂
破額往謁曹溪至湓浦而虐復作小憇海天不
佞適下第歸亟謁

法座師謝不見虐且轉劇仲氏奉而事之長松
館不佞日候門墻久之得引見授以首楞嚴經
一再讀之苦根鈍不能解後復授以南岳心要
雖亦微有所窺猶然不解也師乃曲垂方便不

言直以其
淺者巧喻
勝敵始爽然自

失如暗得燈乃合掌頂禮而白師言小子不
愧弗堪領奧旨今聞緒論使我心光稍開得未
曾有竊計衆生根鈍如小子者不少強爲我著
千萬言令彼鈍根者有所解入實覺山之雲梯
苦海之寶筏師曰善哉遂意到筆隨不三日得
百十有九章自以爲無當目曰茹退不佞長跪
而誦之如登波斯寶舶莫測其所從來亦無能
形之讚歎是編一出寧唯楞嚴諸經可入卽大

藏已得其要領矣謀梓之以傳時仲氏已計借
北上茲欲述其始末小子何敢辭焉嗟夫師不
病虐必不留潯陽不留潯陽必不著是書留潯
陽著是書豈偶然哉遠公之蓮復生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往有談不二法門者亦一病士庸詎
知至人不可思議雖病亦廣長舌耶或曰鼻祖
西來不立文字此何為者不佞譏然大笑曰客
所稔聞者非仲尼乎

則終日言夫回賜之淺深若列眉必以不立文
字為心印則仲尼失之顏氏子矣且菩薩以普
濟為心脫非借言為前茅更操何術使之會不
言哉故曰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知終日言而
未嘗言則茲百有餘章猶畧矣尚將錄其所終
日言者焉

萬曆乙未正月上元日楚黃弟子邢懋顯和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